

学苑出版社

# 龙的幻象

下

中国形象：  
西方的学说与传说<sup>③</sup>  
周宁 著/编注

一个世纪的中国形象，  
从莫名的恐慌开始，  
到莫名的恐慌结束，  
其间在黑暗与光明两极间不断摇摆。  
中国形象并不指涉一个确定的、  
现实的国家，  
而是文化想像中某个奇幻的、  
虚构的空间，  
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地方，  
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學苑出版社

# 龙的幻象



中国形象：  
西方的学说与传说 ③  
周宁 著/编注

一个世纪的中国形象，  
从莫名的恐慌开始，  
到莫名的恐慌结束，  
其间在黑暗与光明两极间不断摇摆。  
中国形象并不指涉一个确定的、  
现实的国家，  
而是文化想像中某个奇幻的、  
虚构的空间，  
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地方，  
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 声 明

本丛书参考引用的一些作品来源广、头绪多,在客观上难以一一事先与作品著作权所有者取得联系。特在此声明,希望作品著作权的所有者给予谅解,凡认定自己是某部分作品的著作权所有者,请与我社联系付酬事宜。

# 目 录

1	导 论
1	引 言
8	第一章 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想像中国的两个极端
8	第一节 中国形象：幸福山谷与城市墓场
17	第二节 中国形象：欲望与恐惧的梦乡
31	第三节 中国形象：在两极间摇摆
47	第二章 20 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黑暗的开端
47	第一节 莫名的恐慌：“黄祸”远在中国近在西方
79	第二节 苦难的深渊：革命在“重复庄严的毁灭”
109	第三章 20 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光明的峰巅
109	第一节 诗化中国：黄土与墓碑间的田园
129	第二节 恩抚中国：《时代》封面上的故事
161	第四章 20 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黑暗到极点
161	第一节 可憎的中国：“红旗下六亿蓝蚂蚁”
185	第二节 可怕的中国：从“黄祸”到“红祸”
206	第五章 20 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重见的光明
206	第一节 美好新世界：在红色中国看到未来
229	第二节 道德理想国：完善的人与完善的社会

260	第六章 20 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正暮色苍茫
260	第一节 乍明还暗时节：错乱的世纪与分裂的形象
291	第二节 最后是莫名的恐惧：从“黄祸”、“红祸”到 “中国威胁”
323	文 选
323	中国新年
329	1900 年义和团运动
341	皇城的末日
383	变革中的中国人
395	万岁君主逃离大内
411	傅满洲之手
441	中国佬与孩子
455	中国问题种种
473	苦难的中国
484	现代中国
511	中国响惊雷
529	中国震撼世界
562	共产主义的中国
604	中国和她的阴影
616	新中国的文化
677	觉醒的中国
734	新中国现象
766	新亚洲报道
779	“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823	另一个中国
837	大墙之内——中国见闻录

919	经济特区：新体制的试验田
948	真实中国：从食人部落到卡拉OK族
967	中国和西方
1008	后 记
1012	出版者的话

## 中国响惊雷<sup>①</sup>

(美) 怀特 雅克比 著 汪晓云 译

### 第 19 章 胜利与内战

抗战胜利还不到 48 小时，中国就面临着内战的威胁。延安广播电台（Radio Yenan）向共产党所有军队发布消息，播报共产党的战略要领，共产党的军队到处都传达着朱德（Chu The）的第一道命令：占领并缴除日军武装，按照波茨坦宣言（Potsdam）规定对待俘虏。第二天，又有几道特别命令具体阐明了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即命令抗日军队向北行动，穿过蒙古的沙丘和草地进入满洲里（Manchuria），与自北而至的苏联军队汇合，配合苏军消灭被围困在其间的日本兵，黄河谷地的共产党军队则受命击破北至长城的所有敌占铁路线，如遇抗拒，即消灭之。

重庆（Chungking）对朱德的命令做出迅速反应，国民党命令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就地驻防待命。几乎与共产党的命令同步，国民党命令其他中国军队不得立即对日军采取行动。延安很快回击道：“我们认为你们给我们发布了一道错误的命令。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因此我们不得不向你们提出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们坚决拒绝这一命令。”对受降地的争夺开始了。

<sup>①</sup> 本文选译自美国记者怀特与雅克比所著的《中国响惊雷》中两章，该书试图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真正意义，让美国人明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的，而共产党实行的专政也是绝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人民民主的”专政。遗憾的是美国很少有人相信这一观点。

一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已意识到，隐藏在抗战胜利的背后的是国内战争。战争的突然结束使双方都来不及为内战深谋远虑，然而，出于野蛮的本能，双方都知道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只有美国人作为两大党派之间盲目的仲裁者与协商者没有察觉到危机的存在，美国还是以一贯的方式支持蒋介石（Chiang K' ai-shek）政府并避免卷入中国内务。

中央政府（the Central Government）和共产党之间爆发的争斗是为了领地的占有。这一战争因日本的侵略被抑制了太久，但现在纸再也包不住火了。对共产党来说，问题在于他们能保存多大范围的解放区，以及在接下来的纷乱时日里以多快速度进驻满洲里。在国民党这边，问题是他们以多快的速度重建1937年以来其所在的国统区并向被日本占领15年之久的北方土地推进多远。

512

共产党包围中国北方的铁路线和交通重镇已有五年，他们控制了农村。日本能把持这些铁路和城镇，直到蒋介石指挥他自己的军队来占领吗？或者，日本人立即向抵抗他们的共产党放下武器，使黄河以北的大块土地为共产党所有？共产党以同等的说服力说明了一个简单得多的理论：五年来，为扫清敌人的要塞和交通线，他们战斗、流血并牺牲了生命，正如现在他们所看到的，占领敌军的据点使他们的军队在战争中赢得优势。

一年来中美外交取得的丰硕成果已见出其影响。如果中国人本身团结统一，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史蒂威（Stilwell）在刚过去的一年提出的统一意见被采纳，现在随胜利而至的就是和平；一年前本会帮助中国实行和平统一的仲裁者美国，现在只能成为蒋介石的支持者并尽其所能援助之；如果此前曾按这一信念构想中美军事计划，1946年就能迎来胜利。在胜利到来时，魏



德迈（Wedemerer）的新军已经开往中国南部沿海，一支训练精良的庞大中国军队被部署到中印边界的广州湾（Kwangchow-an），准备对这一海港城市发动进攻，与此同时，一支美国舰队停泊在海上准备护航接应。原计划定于8月15日发动进攻。本来胜利只是序幕，紧随其后的将是10月份向中国最大的南方港口广州发动全面进攻。中国的军事行动原计划与太平洋战争同时进行，一旦中国十月份在广州发动进攻，麦克阿瑟（Mac Arthur）就会登陆日本九州岛（Kyushu），春季快结束时，人们会发现，当麦克阿瑟准备登陆东京湾时，中美军队已在中国大陆准备向上海发动进攻。按原计划，胜利时国民党的军队将安然驻守在长江沿岸，并尽可能沿铁路线向北转移，这样他们就能一举摧毁共产党并解除被打败的日本军队的武装。

实际上，当1945年8月的胜利令全世界为之震惊时，中央政府已是岌岌可危，它最精锐的部队在几百里之外的中部和北方沿海城镇，他们不是远离前方广州湾的根据地，就是仍然分散在偏远的西南高原。最具政治意义的地方是中国沿海，但政府军队从崎岖不平的小路转移到沿海的低地要几个月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太长了。与此同时，共产党会劝说或强制东部的日本败兵向他们的军队投降。蒋介石迫切需要中国东部的军队，否则，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就将落入共产党手中。只有美国可以转移他的军队，及时挽救这一毁灭性的结局。

美国空军和海军部队赶来营救蒋介石，并尽其所能运来大量物资装备。进攻广州的计划被取消，军队直抵广州，美国海军准备将军队直接运到中国北方。第十四和第十航空军，以及绝大多数运载货物的飞机组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军军事行动。国民党空军以其所能飞行的最快速度召集了蒋的八万精兵，由美军训

练美式装备的第六军被派往南京，这支军队曾在缅甸打败过日本，他们此去是为了在自由和欢呼中夺回他们的首都。但他们到达南京时，迎接他们的是个充满敌意、令人心寒的城市：南京没有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它在日本的铁蹄下生活得太久，以至于当国民党取代汪精卫（Wang Ching-wei）的伪政府时，它对自己的命运仍是忧心忡忡。第六军列在街道两旁，高声喊道：“我们是重庆兵，我们又回来啦！”但是，没有欢呼，没有微笑——他们只能等待日军受降，这是一项冷冰冰的任务。

进驻上海的是九十四军，这支军队受过一些美国式训练，他们在上海受到完全不同的接待，当这些瘦弱的士兵穿着破旧的军装走到 C—54 型运输机门前，他们看见机场空地上都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挥舞着旗帜在跑道上奔跑；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和铜管乐队的乐声响成一片，一个由年轻小伙子组成的笛子乐队的笛声尤为刺耳；播放着有声电影图片的卡车在半空中呼啸，而地上则摆满了照相机。这些农民士兵受宠若惊，他们走下高高的梯子试图敬礼，却被这么多曾被他们解放的人们镇住了：被解放者穿着丝绸、长袍和皮鞋，解放者的脚上穿着的却是脏脏的草鞋！

第三支部队从汉口（Hankow）派往北京，这是共产党所辖的要害部位，他们此去是国民党的刺刀与美国的军舰所下的赌注。部队从山地和丘陵的营地撤出，转移到美国根据地并进行重组，忍受着疲惫与艰辛，他们重又回到六年前他们曾驻扎过的山上，现在他们羽翼渐丰，再次从失败走向胜利。

国民党所依赖的不仅仅是其军队，它还有为此次内战准备已久的政治后援。抗战中传出的丑行之一就是重庆政府和南京与北京的亲日派之间的一些密切合作。当时，传递情报并取得联盟的使者频繁来往于战线间，在公开场合，国民党否认和汉奸们有任

何交往，但私下却为自己根据权宜之计所作的各种行为进行辩护。国民党希望，在抗战的最后阶段，伪政府能改变初衷，在必要时站起来反抗日本，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共产党对抗。由伪政府统领的军队约有 50 万到 100 万，日本将他们主要安置在共产党所在的主要城市及铁路线，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命于公开希望日本获胜而背叛了国民党的军官。现在，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伪政府的整个钟摆又摆向了国民党。中国北方六位曾为日本打过共产党的军官重归降下而又升起的国民党旗下，他们受命直接将共产党的军队赶出其所所在的城镇及铁路沿线，直到国民党政府将其收回。

为迎战国民党，共产党尽其所能做了一场重大的军事决定。中国北方是他们的要塞，这意味着要防守；河北是战争的主要地区，共产党向河北的城镇、公路和铁路发动进攻。日本军队没有因东京的投降感到气馁，他们以几年来从未曾有过的势头进行猛烈的反攻。那些曾扶助过日本军队的汉奸成为国民党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升起国旗，谴责共产党不忠。几个星期内，共产党成功地突破了黄河以北的交通封锁，并保护了几乎所有的游击战区，使他们免于受国民党的进攻。在这场持续了一个月的艰苦斗争中，共产党受到重创，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共产党已拥有山西三分之二的土地，这是中国所有省份中最富有矿产资源的省份；他们有把握在战争结束之时占领山西省的省会城市太原，但山西省的省长、老军阀头子阎锡山（Yen Hsi-shan）是个精明的老家伙，他是国民党的顾问，也是日本人最亲近的朋友。阎锡山以日军的装甲车使自己的部队穿过共产党占领的铁路线，在日本军队的保护下冲进太原，并攫取了这一城市的铁路要道，这一铁路线还辐射到太原之外的其他城市。

对共产党来说，他们已经占领了喀尔干（Kalgan）这一他们在中国北方驻守的最大中心城市，因此，太原失守不仅仅是失去军事势力的均衡。喀尔干的日本兵在苏联军队还未到来之前就逃跑了，而且在逃跑时抛弃了他们的武器与装备，这些武器装备由共产党接管。喀尔干恰好位于长城以北，它是一个铁路中心，是连接中原与长城以北的枢纽，这个地方又脏又乱，但是有战略性位置。喀尔干的占领给共产党提供了一条安全的路线，它使得游击队向北推进至满洲里。

在中国南方，共产党并没有明确的领导地位，也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共产党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欲控制上海的局势，以着手与美军合作。他们在上海三角洲投入了最好的兵力，但他们的组织仍未成熟。8月8日，日本宣布投降，14日，共产党的新四军到达上海，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欢迎其到来的布告。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者将主要的工会组织起来，成立劳工总会，代表所有重体力劳动者、人力车夫等。这一劳工总会曾是1927年上海共产党暴动的大本营，当时五万工人在十几个大工厂静坐罢工，持续几天后被日本镇压。

在共产党这边，形势不容乐观。美国的飞机正将强大的国民党军队送往上海；日本卫戍部队仍然保存有他们的武器、大炮及战斗力；更为严重的是，它对共产党仍怀有无法消除的仇恨，并随时准备像两周前本该做的那样，在盟军命令下主动破坏共产党的起义。

然而，关键在于上海正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中，以至于没有任何起义的准备。上海曾是国民党的根据地，尽管在1927年革命中上海工人被大批屠杀，但那儿整个中产阶级仍然视蒋为中国民族精神活的象征。随着胜利的到来，一夜间，存封了数年的蒋的

巨幅照片出现了；他看起来出奇的年轻，小店的店主们在这些巨幅照片周围编织了由鲜花和丝绸织成的花环，家家户户的窗前都挂有这样的巨幅照片，照片看上去有些阴暗。这个城市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空气像啤酒一样醉人，人们像欢度节日般喜庆，街上都是庆祝胜利的游行人群，人们朝着所有穿制服的队伍欢呼，并抑制不住地涌向奢华的宾馆；在那里，刚来的美国人在落后的CBI土地（CBI land）上陶醉于久已将他们拒之门外的文明的奢侈中。

胜利后两个星期，在混乱的迷雾中，上海共产党收到来自延安的第一道命令，延安命令上海共产党军队不得挑起流血战争，不得发动武装起义，如若国民党军队进驻市区，他们则在郊区待命。几周内，共产党军队开始撤离上海地区，加入到他们在黄河以北严阵以待的兄弟队伍之中。第一轮争斗以蒋控制了长江流域、共产党控制了黄河以北而告终。满洲里仍然处于争论中。

几个月后，当共产党重振旗鼓并调整策略时，政治和军事形势显得明朗起来。共产党将长江流域和上海让给蒋介石并非出于害怕，他们退让是因为他们决定放弃上海，而获取对他们来说理想得多的满洲里。九月初，新四军已从长江流域东部转移，其中一部分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富传奇色彩的速度和路线挺进北方，从上海到沈阳（Mukden）有一千里，须穿过国民党、敌伪、日伪以及美国战区。应该有几千人参加了长春的战斗，长春是满洲里的省会，1946年春末，共产党占领了长春。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争夺土地的同时，双方也在谈判。来自中国社会最深处的巨大压力要求两党和平。自从抗战爆发以来，不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地，和平的呼声从未如此之强烈，人们高喊“胜利已经到来！”、“我们要和平！”。

在个人安全受美国政府保护的情形下，毛泽东（Mao Tse-tung）乘一架美国飞机飞往重庆，很快就达成几项具体的协议。尽管国民党没有承诺放宽原定 11 月份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但答应将会议推迟；国民党还答应释放部分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政治犯。共产党同意将共产党军队缩减为 20 个师。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各党派共同召开的会议推迟了一段时间，尽管从未对会议宗旨作出任何决定。共产党希望会议制定出一条总政治纲领，但国民党不愿做任何承诺。关于相互安全这一基本问题，谈判僵持不下，在双方都感到前途未卜、命在旦夕之时，是不可能指望美国来出面协商的。20 年来，双方的每一次交锋与较量都充满了恐怖、灾难与流血战争，即使是在代表们为和平共处谈判之时，仍有几千名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嫌疑者在国民党的集中营里忍受着折磨。

共产党明确地表达了对自身安全的要求，他们坚持国民党承认其抗战其间在敌后建立的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收回他们 1944 年提出的承认其在长江流域政权的合法性的要求，但他们仍要求中央政府对共产党在河北、山东、山西北部、察哈尔（Chahar）以及吉哈尔（Jehol）的合法控制做出让步。这四个半省的土地，5 年来绝大部分由共产党管辖；他们收取税收，并帮助老百姓反抗日本兵，他们声明共产党的政权是经群众选举成立的。共产党还认为，像北京、天津和上海这样大批前共产党军队驻守过的城市，中央政府在任命一个国民党市长之时，须配备一名共产党副市长为代表。要求地方控制权表明了共产党对自身安全的最低保证，一旦国民党接管了这些地方政权，共产党就会感到他们的命运受到威胁。蒋答应废除恐怖与秘密统治，但共产党不敢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蒋介石做出的没有绝对保证的承诺。事情果然不出

所料，6个月后，蒋当局仍在逮捕共产党员，旧集中营仍在使用中。

中央政府要求国民党完全控制尚在争论中的地区，共产党若屈从这一要求，就意味着屈服于每一个乡村的旧官僚、地主和乡绅，同时还意味着高额税收、高利润率以及旧乡村宪兵再度野蛮横行。国民党的投机分子已在他们重新占领的为数不多的城市为所欲为并贪污受贿，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的官僚政治已开始吸收一些在抗战中为日本人打过共产党的最可憎的汉奸官僚。形势越来越紧张，共产党提议在国民党的监督下在尚在争论中的地区重新选举，让所有居民、甚至那些投靠了日本的人都参加选举，国民党拒绝了这一建议。

国民党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有首都，每省有总督，到处都有明文规定通过的法律、交通要道、教育、婚姻以及社会统治。在这种中央集权的统治支配下，国民党将拥有中央乃至乡村行政长官的任命权。共产党提出异议，认为中国各地风俗各异，方言也不同，道路稀少，交通不便，中央集中控制行不通，因此，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势是民主联合政府，类似于美国或苏联；国家政权关系到国防、外交、贸易、商业、金融以及诸如此类各项事务；由不同党派管辖不同省份不会有损中国的统一，正如民主党和共和党统治美国不同的州却无损于美国统一。

作为政治家，蒋介石的政治风度此时略显逊色：同意共产党的条件将带来和平，而不同意则意味着战争，然而，蒋没有同意。

10月10日，国民党为共产党代表举行宴会，并发表了一份毫无实际意义的声明，很快，共产党代表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谈判失败。在蒋的眼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中苏外交的代理人，他

感到，通过中苏条约，他刚以满洲里的部分主权和外蒙古的独立收买了苏联；作为回报，苏联应该不会插手中国。而且，由于俄国被收买，名义上代理人的中国共产党将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此外，他还有美国支持：赫尔利（Hurley）支持蒋，魏德迈随时准备履行赫尔利赞成的任何政策，不管其结果有多严重。谈判结束后第四周，美国海军被派驻中国北方以援助蒋，这一消息使得蒋的力量更加强大——美国已帮他夺取了长江流域，现在，又有美国最好的战斗部队来帮他占领中国北方，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向共产党让步。在开罗会议上，他已答应收降在中国的所有日本俘虏，他也想向他的盟友履行这一承诺。北方的战斗在京津地区打响，中央政府的军队由美国组织并武装，并受美国空军保护，他们在内战开始时占有绝对优势。共产党对付国民党军队与他们抵抗日本兵一样，采取游击战渗透破坏交通的方式。战争的关键是连接北京到天津、天津到满洲里的铁路，这是国民党的主要神经系统，而共产党则处于瘫痪状态。美国海军舰队保护着铁路，这支舰队在亚洲首屈一指，单是美国军舰就足以使这些铁路及其守卫者不可侵犯，除非中央政府退出美国军舰的保护范围，否则，共产党都不能为国民党发动进攻，因为攻打国民党军队的营地就意味着向美国发动进攻。

美国海军、国民党、前伪政府以及日本军队组成从未有过的奇特联盟，一齐保卫着铁路线，反对共产党的游击队。具有嘲弄意味的是，正是在形势最为紧张的京津地区，共产党的游击队员几次三番地冒着生命危险将美军飞行员从日本人手中救出，B-29的船员在炮轰日本的归途中被村民救出，并将他们运送运到安全地带，而这些村民现在则是他们的敌人，这对共产党来说是苦涩的。现在共产党狙击了这一地区的海军火车，海军炮轰了一



个村庄作为报复。我们的旗帜飘扬在内战这块伤痕累累的战场上。

在这紧要关头，赫尔利于1945年11月底辞职，他在华盛顿发表了一则声明，宣告其政策的彻底失败，在发表声明前他没有预先请示总统或联邦政府。在毛蒋谈判早期他就离开重庆到了美国，谈判的失败证实了赫尔利一年来的努力成了泡影：中国不会有统一。按赫尔利的思维逻辑，美国不再是争论的仲裁者，而是内战的帮凶；而美国政府则坚持认为，中国北方作为共产党的摇篮是不合法的，惟一有资格成为其合法代表的是蒋介石，因此海军的责任是以一切代价支持蒋介石。赫尔利的立场表明美国人民也处于重大的抉择之中——不是蒋介石，就是共产党；不是中央集权制，就是混乱——没有人能指出一条中间道路；没有人问过中国老百姓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政府；没有人来引导他们；也没有任何选择。中国北方由几百万人组成反蒋群体——现在我们的刺刀将逼近蒋政府的喉咙，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们的政策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后果：它成功地煽动苏联反对美国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在苏联战争期间，德国人破坏她的前线，苏联对中国的兴趣减小到最低的程度，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保持相当的距离，尽管在苏方控制的媒体中反复表达了她对蒋政策的不满，苏联媒体的中国评论所持的观点几乎与同时期美国政策的代表者斯蒂威尔和高斯相同。1944年秋，苏联与美国对东方的政策也是沿两条平行线指向同一个目标——他们都赞成建立一个民主联合的中国。当赫尔利成为美国的公使时，苏美政策始出现分歧，美国现在是全心全意地站在国民党这边。我们对蒋无条件地支持以及我们对中国的逐渐渗透越来越令苏维埃震惊，他们认为我们是公然地支配并控制中国。美国评论很少出现